

揮麈後錄
上



揮麈後錄總目

卷之一

自漢哀帝以來歷代加上皇帝尊號

太祖興王之兆

滁州創端命殿崇奉太祖御容

祖宗規撫宏遠

太祖藏弓弩於揚州郡治宣和間得用

祖宗置公庫以待過客欲使人無旅寓之歎

太宗收用舊臣處之編修以役其心



錢氏逢辰錄言朝廷典故甚詳

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板禁中

天聖中詔修三朝國史

昭陵降誕之因

神宗聖學非人所及

神宗置封椿庫以爲開拓境土之資

神宗詔史院賜筵史官就席賦詩

錄紹聖謗語與史院

曾布等議復瑤華本末

曾布奏事上深憚服

徽宗好學潛心詞藝

徽宗初郊事迹

程若英上言皆驗

鄧洵武乞正選人官稱

政和中廢毒藥庫并罷貢額

靖康中鄧善詢隨車駕次雍丘召縣令計事

編類元祐黨人立碑刊石

宰相樞密分合因革

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自秦相擅政紀錄不足傳信

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

治平宰執進草熟狀

卷之二

徽宗幸高宗幄次見金龍蜿蜒榻上

高宗閱奏求其生路

高宗興王符瑞

徽宗御製艮嶽記命李質曹組為古賦并百

詠詩及詔王安中賦詩

近日官制紊亂

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答入閣儀詞

吳縝著唐史糾繆五代史纂誤之因

皇王寶運錄載黃巢王氣一事歐陽文忠未

曾見

京官朝參差回綱船乘歸

人不堪命皆去為盜

宰相奏補千第止授九品京官自呂文穆始

通判運判所舉人數沿革

磨勘進秩自孫何耿望建言始

富文忠封還詞頭盧襄贊執奏不行

張唐英述仁宗政要與嘉祐名臣傳

韓魏公章子厚爲山陵使

韓魏公出判相州不敢預聞國命呂吉父出

守延安乞與樞密同奏事

丞相吳冲卿忌郭達成功其孫吳侔以左道

伏誅

新法之行施於天下獨永康無和買

邢和叔用章子厚語以荅虜使

呂氏爲侍郎者三人俱有子孫爲相

邵堯夫譏富鄭公肉食者鄙

摠管之摠字但從手不從絲

李濤李擇_常本出一族

陳崇儀廟食事因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十三人如何史贊乃云

七人

卷之三

熙寧以來宰相封國公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事有抵牾

方軫論列蔡京章疏

強淵明上景鍾頌

王家為林靈素中傷與劉炳俱見誅

劉康孫啓崔貴妃奪王景彝故第果報

蔡元長不啓印匣用印印復在匣

張柔直勸蔡元長收拾人材以救喪亂

解習除知河中府以箝口喪軀

蘭亭石刻既存而復失

張達明報唐欽叟令御命誅童貫

馮檝雷觀同為學官相排

賀子忱李選詐疾退避

黏罕欲根刷玉牒名字賴秦中丞得免

鄭居中與蔡京交惡

追贈范忠宣誤作文正

溫禹弼與曾文肅相失

蘇東坡作陳公弼傳

卷之四

徽宗燕賞元宵命王安中馮熙載進詩

陳堯臣進退終始事迹

靖康中黃時偁徐揆段光遠三人上虜酋書

張邦昌僭偽事迹

夏人沮黏罕之氣

卷之五

論熙寧以來諡法

材人所畏者尉曹

江氏令樊若水獻下江南之策宋咸鄭毅夫

記其事甚詳

蜀孟昶上周世宗書

國朝父子兄弟叔姪聯名顯著

黃巢明馬兒李順皆能逃命於一時

蔡伯稀以神童授官食祿七十五年

張耆燕禁從諸公

韓忠獻四子奏名禮部

卷之六

韓持國入仕首末

王平爲司理不阿旨以殺無辜

李邺鄆命諸子名

司馬溫公人望所歸

溫公不自矜伐

王荆公死兆

晏元獻元厚之怒人犯父諱

時君卿稱王荆公於上前

蔡持正之父黃裳戒其子必報陳氏

王和父德政如神

汪輔之就試自知登第

滕元發因舍弟申與楊元素失眷

蘇東坡改王兵部滕元發行狀爲墓銘

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

馮京作主文取張芸叟置優等

曾文肅薦王兵部居言路不就

曾文肅爲相首末

中使宣押蔡卞為右丞

夏人寇慶州老卒保其無他

趙正夫與黃魯直戲劇銜怨切骨

林仲平二子立名

蘇東坡不肯寫司馬文正墓誌

歐陽觀行狀異同

余行之結連外界罪狀

李端叔行狀文章

東坡杭州湖上會客

昭靈侯行狀首末

曾文肅王大卿結為契家

卷之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

本朝先正御書碑額與御書閣名

滕章敏訪荆公臨別贈言

東坡知舉時劉無言論效醉白堂記

鼉以道跋魚枕冠頌

曾文肅夫人招李子約母妻

徐師川改陳虛中判語

蔡元度與門下士觀畫壁

揚康功使高麗

方達源乞重脩汴河短垣奏疏

東坡舟次泗上

建中士人與曾蔡啓語兩易

曾文肅膳沙粥

石豫言鄒志完再竄及降復元祐人

毛澤民和蔡元度鴛鴦詩

錢昂輕童貫

黃魯直浯溪碑曾公袞不欲書姓名

郭槩善於擇壻

王慶曾不隨曾國老濟江乃免於難

唐質肅公孫女識受釐殿名

王岐公在翰苑命門生供經史對

王兵部爲尉驗親識弓手殺人

米元章倚蔡元長凌大漕張勵

呂元直奏除李良輔名

鍾正甫治鄒志完獄劉景鞠謝景思

王氏書為陳元則所得

葉少蘊書火於弁山李泰發藏書火於秦

東坡在張厚之家再見徐君猷家姬為之感

動

童貫以承宣使乘狨坐由是為例

趙諗偽號隆興

高侏本東坡小史

卷之八

陳舉摘魯直塔記貶宜州舉復以進書中

錢罰俸

王彥輔村里侍從

范寥告張懷素變

畢仲游杖張懷素

蔡文饒館李易

李漢老為李濤五世孫

李諲進萬歲蟾蜍

賈明仲治童貫第得謝踰數萬緡

曾空青極力照矚陳瑩中

王宣贊召劉斯立而距李延年至興獄累賓
主

王倫隨李相至禁中自陳於殿下

舍人草東坡復官制院吏教爲結尾

陳述併治鄭良俱死而旅攢竝室

江子我不信卜者之言

朱新仲代王彥昭致語用魯公帖及柳詞

蘇叔黨不從賊脅通夕痛飲而卒

蘇叔黨屬李植於向伯恭

蔡元長貶潭自歎失人心且作詞以卒

高宗擢用徐師川

葉宗諤得婦人濟江

李元量魁天下

卷之九

王廷秀閱世錄載明受之變甚備

穎彥文記高宗幸海事

高宗命王兵部撰楚州守將趙立死事傳

卷之十

吳傳朋上殿高宗自謂九里松牌不如吳說
王殊掩匿御府器玩服御

高宗從王子裳言釋苗劉鹵掠婦女

錢穆收復平江記

秦會之脩和盟胡銓上書除名張仲宗送行

詞削籍

卷之十一

孫仲益作墓碑

徐康國傲忽觸韓璜劉剛

傅崧卿觸二執政名

范擇善遷葬

秦會之荅李元老啓

御史希秦會之言罷鑄汰濫賞

王承可以名同偏旁緣秦會之誣罔以至侍

從

周葵言梁仲謨語洩去位

秦會之使馮濟川探高宗意

方庭實強勉入廣

馬子約梁揚祖因議斷強盜罪不咸

朱希真雪溪集序

名家子知邵州希合秦會之按辛永宗籍其
家

解潛爲韓世忠草奏配嶺外

榮茂世不受岳飛父子不軌之訴

曾宏父小顰誦赤壁二賦

高宗問陳桷

秦會之以姚宏不簽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獄

中

熊彥詩賀啓

錢適迎拜膺寇痛毀時政爲寇所殺

李孝廣以費又試卷謗訕竄廣南死其子病

又爲崇

方允迪以先得御注老子爲毛達可所賞

譚稹梁師成言早來玉音可畏

孟富文爲執政

王慶曾畏秦會之不為顯仁償虜使金會之
卒喜

曾吉父荅啓

孫立為盜得壽州鈴轄印

王公明為楊至原所疑

秦師垣謂魏道弼莫胡思亂量

陸農師

揮塵後錄總目終

揮塵後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隅 毛 晉 訂

古之尊稱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
之尊窮寵極崇度越前載後雖有作亦無加焉
漢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
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
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
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禪位于皇

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稱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爲聖母神聖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爲聖神皇帝長壽二年九月爲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正月爲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冊萬歲元年九月爲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中宗反正後神龍元年正月尊爲則天大聖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十一月尊號應天皇帝三年八月尊號應天神龍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號開元神

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元年二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七載五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三載二月上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載七月傳位後肅宗上上皇天帝三載正月上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聖皇天帝肅宗正德三載正月尊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

感皇帝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尊號寶應元聖文
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號聖神文
武皇帝順宗元和元年正月傳位後憲宗上應
乾聖壽太上皇憲宗元和三年正月尊號睿聖
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聖文神武法天
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尊號文武孝德
皇帝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尊號仁聖文武至神
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
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號

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
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十二年正月加睿文
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
月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順元
年三月尊號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
開平三年正月尊號睿文聖武廣孝皇帝後唐
莊宗同光二年四月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
皇帝明宗長興元年四月尊號聖明神武文德
恭孝皇帝四年八月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

恭孝皇帝晉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號
英武明義皇帝周太祖聖明文武仁德皇帝國
朝太祖乾德元年冬十一月上尊號應天廣運
仁聖文武皇帝開寶元年十一月上應天廣運
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應
天廣運興化成功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
帝九年正月上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
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晉未平不欲號一
統詔罷之至三月晉王羣臣復上應天廣運立

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上尊號應運統天
聖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上應運統天睿文
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九年八月上應運統
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仁德廣孝皇帝端拱二
年十二月庚申詔自前所上尊號並宜省去今
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宰相呂蒙正等固以
爲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難兼稱朕欲稱王但
嫌與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請改上尊號爲法

天崇道文武皇帝後詔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
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
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
改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真宗咸平二年十
一月上尊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五年八
月上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皇帝景德
二年九月上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皇
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
道寶應章感欽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

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
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
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體元
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
仁孝皇帝乾興元年二月改應天尊道欽明仁
孝皇帝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
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月上聖文睿武體天
欽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二月上睿聖文
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年十一月

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寶元元年十一月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災詔省去睿聖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十六日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凡虛文煩禮盡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羣

辟猶咸以號稱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後大禮百官拜表上尊號並罷先是百官上尊號翰林學士司馬光當答詔因言治平二年先帝當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

此名上大悅手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
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自
是終身不受尊號徽宗大觀元年季秋將行明
堂禮大臣議檢舉皇祐故事上爲親降御筆云
粵在季秋將行宗祀輔臣有請願舉尊稱浮實
之美母重辭費不須上表今後更不檢舉政和
七年四月己未羣臣上表尊爲教主道君皇帝
詔止於教門章奏中稱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
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上皇帝尊

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
曰朕獲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臨九有之師無
有遠邇罔不臣服荷天之鑒四序時若祥瑞游
至薄言興師燕朔歸附大一統平天下蓋祖宗
之靈廟社之慶惟我神考詒謀餘烈顧朕何德
以堪之而羣公卿士猶以炎黃唐虞之號爲未
足稱循末世溢美之辭來上朕甚愧焉所請宜
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內外羣臣皇子鄴
王楷以下太學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衆

皆不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號曰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欽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
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高宗皇帝紹興六
年六月丁未臣秦檜以太母回鑾之久和議已
定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詣闕進表乞上尊
號上謙抑不受令有司無得復收二十一年三
月戊寅上謂宰執曰聞大金有詔上尊號前此
士庶婁嘗有請旣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
它國亦知師仰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尊號曰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號堯
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
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
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
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
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號
曰至尊壽皇聖帝太上慶元元年十一月上尊
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見於宋元憲
一尊號錄明清更以他書詳考之國朝者以史冊

及前後詔旨續焉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卧闕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环玦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玦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爲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潛鱗嘗用蒼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橫兆警咳如有聞東坡先生作張文定碑云熙寧中公判應天府新法

既粥坊場河渡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建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祠獨不免於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其後高宗皇帝炎精復輝中興斯地灼見天命猗歟休哉

晏元獻五州集載前段

滁州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江南李氏十五萬衆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

宗寔爲本朝建國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
圖經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
始創端命殿宇于天慶觀之西奉安太祖御容
初以兵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差內
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
酌獻歲朝寒食冬旦至節詔遣內侍酌獻今焉
洊罹兵革殿宇焚蕩之久茂草荆棘無片瓦尺
椽存者周視太息還朝上言以謂太祖皇帝歷
試於周應天順人啓運立極功業自此而成于

基自此而創故號端命誠我宋之咸鎬豐沛命
名之意可見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禮
部討論而有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
所陳蓋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覩太祖入滁之偉
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教材童于山下始與太祖
交際用其計畫俾爲鄉導提孤軍乘月夜指縱
銜枚取道于清流關側蘆子汜浮西澗入自北
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銳
待戰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

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劔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卽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鳳之投降時正午刻擊諸寺鐘以應之至今不改紹興壬戌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詔付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問邪

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真宗朝以爲使人

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爲宣撫統兵取燕雲悉命剪薙之逮胡馬南驚遂爲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則未必能卷甲長驅如此亦祖宗規撫宏遠之一也

王嗣昌云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扁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

推原後錄 十一
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畧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
辛仲由爲先人言

太祖旣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乏食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齋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當時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譏近人或以州郡飾厨傳爲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貪汙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懷者又不可不痛懲治之也
劉季高云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朱希真云

太宗既得吳越版籍繼下河東天下一統禮樂庶事粲然大備錢文僖惟演嘗纂書名逢辰錄排日盡書其父子承恩榮遇及朝廷盛典極爲詳盡明清家有是書爲錢仲韶等假去乾沒至今往來于中安得再見以補史之闕文

仁宗卽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撫歷代君臣事迹爲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爲三朝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

仗爲鹵簿圖三十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畫之極爲精妙敘事于左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宣仁聖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倣此爲帝學之權輿分錫近臣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紹興中爲秦伯陽所取

先人云

天聖中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詔修三朝國史時巨璫羅崇勳江德明用事以爲史院承受故官屬

每遇進書推恩特厚下至書史庖宰亦霑醲賞
後來因之 徐敦立云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偶過閣中
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
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
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成
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昭陵幼年每
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為
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張昌

詩嗣祖云見其祖鄧公家錄

熙寧中神宗問鄧綰云西漢張良如何綰以班馬
所論對上曰體道綰以未喻聖訓請于上上又
曰不唱綰退因取子房傳考之自從沛公入秦
宮闕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運籌未有一事自
其唱之始知天縱之學非人所及 鄧雍語先人云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
章云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

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
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
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椿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
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後
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劔
師之後帝心弛矣

林宓裕陵遺事云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
時吳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
成詩賦冲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犖賜君餘

賓友求三事規摹本八書汗青裁倣此衰白
歸歟詔許從容會何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
金門路君筵聽召餘簪纓三壽客筆削兩朝書
身老雖逢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餘事應走使
臣車元厚之云殿帷昕對罷省戶雨陰餘詔賜
堯罇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蓋徒歟
徑醉俄歸弁雲西見日車王君貺云累聖千年
統編年四紀餘官歸柱史筆經約魯麟書班馬
才長矣仁英道偉歟恩招宴東觀醜酒荷盈車

馮當世云天密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
筆二典帝皇書接武知何者霑恩匪幸歟吐茵
平日事何憚汚公車曾令綽云御府盼醇釀君
恩錫餽餘賜筵遵故事紬史重新書燕飲難偕
此風流不偉歟素飡非所職愧附相君車宋次
道云二聖垂鴻烈天臨四紀餘元台來率屬賜
會寵刊書世業叨榮甚君恩可報歟袞衣相照
爛歸擁鹿鳴車王正仲云上聖思論著前言撫
緒餘瓊筵初賜醴石室載紬書徽範貽來者成

功念昔歟欲知開局盛門擁相君車黃安中
禮放三事宴史發兩朝餘偶綴金閨彥來紬石
室書法良司馬否辭措子游歟盛事逢衰懶重
須讀五車林子中云調元台極貴須宴帝恩餘
昔副名山錄今裁史觀書天心憂作者國論屬
誰歟寂寞懷鈇客容瞻相府車可見一時人物
之盛真迹今藏禹玉孫曉處嘗出以示明清曉
云史院賜燕唱和國朝故事也

乾道辛卯歲明清因觀元符詔旨欽聖獻肅皇后

傳載元豐末命其所引猶存紹聖謗語卽以白于外舅方務德云今提衡史筆汪聖錫吾所厚也當錄以似之繼而以書及焉旬日得汪報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卽爲敷陳天語甚稱所言爲當卽詔史院刪去以明是非之實矣汪書之親筆今存外舅家

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爲禳禱之法九月二十日詔徙處道宮已見秦陵實錄曾文肅奏對錄述其復位本末爲備今具載之元符三年五

月癸酉同三省批旨令同議復瑤華先是首力韓忠彥遣其子跋來相見云因曲謝上諭以復瑤華令與布等議若布以爲可卽白李清臣俟再留稟乃白三省且云恐有異議者布答之云此事固無前比上亦嘗問及布但答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復位號者況有元符恐難並處今聖意如此自我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卽但有將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德音及御批未聞有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

不妨跂云若此中議定卽須更於上前及簾前再稟定乃敢宣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議師朴云已約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厭法斷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旣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議論當時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布當時曾議依郭后故事且以淨如處之三省有人於上前猶以爲不須如此其

後又欲貶董敦逸布獨力爭得不貶此事不虛否今日公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簾中欲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詔近因有旨令蔣之奇進入所降手詔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皇太后並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手詔大意進入布云手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惇云

是衆莫不駭之卞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穎叔以謂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自公之奇亦云當時只道是太后語故不敢不著今進入文字却看驗得劉友端書皇太后誠未嘗見也惇頑然無忤色衆皆駭歎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布等皆未曾面稟來日當共稟知聖意無易卽當擬定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退

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以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尚猶豫七日布云所擬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所衆皆稱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布力陳以爲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廢媿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堅執此議衆皆議兩存之爲便上又丁寧令固執卞云韓忠彥乃簾中所

信須令忠彥開陳必聽納忠彥默然及簾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不淺須議論得穩當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不審慎語甚多不一一記省衆皆無以奪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揮容臣等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再對布遂云適論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可議臣亦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

有所疑然此事出於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使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却以復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悞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兩日對衆詰惇云昨以皇太后手詔立元符爲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令蔣之奇進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

止大意否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揚者以爲先帝爾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在主上以叔廢嫂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如此雖未盡典禮然無可奈何須如此太母遂云是無可奈何兼化元符又目下別無罪過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着元

符則於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未復位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却當日或次日降制免張皇令以此諭三省衆亦稱善布云如此極便若已復位號卽須用皇后儀衛召入誠似張皇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以箔中語未定亦不記陳此一節布遂與穎叔陳之太后亦稱善退以諭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議乃布

與元度所同草定師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
 眾人眾皆以為詞繁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
 示布布答之云瑤華之廢豈可云主上不知其
 端太后不知其詳又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
 恐皆未安爾是日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乃歎
 云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為却是
 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
 否之奇亦云悖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
 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

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懽呼是夕鏹
 院降制但以中書熟狀付學士院不宣召初議
 復瑤華布首白上不知處之何地上云西宮可

處布云如此甚便

外議初云東宮增朔八十
間疑欲以處二后眾以為

未緣既復位則於太母有婦姑之禮豈可處之

於外上亦云然太母有婦姑之禮豈處之於外
 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須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
 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
 虞主可也患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

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却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土族不同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廣淵之女也神宗嘗以爲叅知政事命下而卒又云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布云當日亦不得無過布云皇太后以爲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執定得是不爲無過也布云

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曾生子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爲無過穎叔亦云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當訓敕使不至於有過乃爲盡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

語兼下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飭必不敢爾太后又云他兩人與今上叔嫂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已上皆曾錄中語制詞畧云惟東朝慈訓念久處於別宮且永泰上賓顧何嫌於並后至崇寧元年蔡元長當國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諫左膚疏詔后復居瑤華制有云臺

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闕六宮皆北后獨不預逃匿于其家張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簾儀從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避之不免及思陵中興尊爲隆祐太后蓋后之祖名元易元爲隆字建炎間皇輿小駐會稽后微覺風疾本閣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瘳或以啓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豈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

王嗣昌云

徽宗初踐祚曾文肅公當國禁中放紙鳶落人間有以爲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上曰初無之傳者之妄也當令詰治所從來公從容進曰陛下卽位之初春秋方壯罷朝餘暇偶以爲戲未爲深失然恐一從詰問有司觀望使臣下誣服則恐天下向風而靡寔將有損於聖德上深憚服然失眷始於此也

舅氏曾竝父云

徽宗居藩邸已潛心詞藝卽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奉勅撰東嶽碑得旨送京東立石上稱其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韓師朴云輩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書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與歐陽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時上領之絲是而知上之好學問非一日也

建中靖國徽宗初郊亦見曾文肅奏事錄言之甚詳在於當日爲一時之慶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導駕官立班大慶殿前導步輦至宣德門外升玉輅登馬導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平旦雪

意甚暴既入太廟卽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門其勢未已衛士皆沾濕上顧語云雪甚好但不及時及赴太廟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藥黃經臣至二相所傳宣問雪不止來日若大風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禮尚在後日無不晴之理經臣云只恐風雪難行布云雪雖大有司掃除道路必無妨阻但稍衝冒無如之何兼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

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經臣亦稱善乃云左相韓忠彥欲與大慶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經臣退遂約執政會左相齋室仍草一劄子以往左相猶有大慶之議左轄陸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無不晴之理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布遂手寫劄子與二府簽書訖進入議遂定上聞之甚喜有識者亦云臨大事當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禮儀使贊引就壘洗之際已

見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對再詣疊洗
上云已見月色布云無不晴之理上奠瓚至神
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
皆爲之感泣是日聞上却常膳蔬食以禱已卯
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然景色已
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見日五
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人情莫不欣悅庚
辰四鼓赴郊壇幕次少頃乘輿至大次布跪奏
於簾前請皇帝行禮景靈太廟皆然遂導至小次前升

壇奠幣再詣疊洗又升壇酌獻天色晴明星
燦然無復纖雲上屢顧云星斗燦然至小次前
又宣諭布云聖心誠敬天意感格固須如此又
升壇飲福行過半蔣之奇屢仆於地旣而當中
妨上行布以手約之遂挽布衣不肯捨而力引
之行數級復僵仆上問爲誰布云蔣之奇上令
禮生掖之登壇坐於樂架下至上行禮畢還至
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還府
又令遣醫者往視之及亞獻升有司請上就小

次而終不許東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禮畢導
還大次故事禮儀使立於簾外俟禮部奏解嚴
乃退上諭都知閤守懃閤安中令照管布出墻
門恐馬隊至難出恩非常也衆皆歎息以爲眷
厚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先
是禮畢又遣中使傳宣布以車駕還內一行儀
衛並令僭行不得壅闕布遂關鹵簿司及告報
三帥令依聖旨及登輦一行儀仗無復阻滯比
未及巳時巳至端門左相乃大禮使傳宣乃以

屬布衆皆怪之少選登樓肆赦又明日詣會聖
宮宮門之兩廡下所畫人馬皆有流汗之迹云
慶曆西事時一夕人馬有聲至明觀之有汗流
至今不滅又有一小女塑像齒髮爪甲皆真物
身長三尺許云太祖微時所見嘗言太祖當有
天下然無文字可考像龕於殿之側坐殿內

門也

蓋殿

又云是月奉職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書
言皇子名亶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

之亂詔改皇子名至是又上書乞換文資從之時亦建中靖國元年後來果驗亦異事也因著之

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未正崇寧初吏部侍郎鄧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攸敘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嘗欲以階寄祿

而未暇願造爲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察然大備徽宗從其言詔有司討論於是置選人七階蔡元道官制舊典乃失引之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苑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內北隅拱宸門東所藏鳩鳥蛇頭葫蔓藤鈎吻草毒汗之類品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元無支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頽靡多用此物以勦不臣者汨襲至于本朝自藝

祖以來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
寘典刑誅殛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
並行停進仍廢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
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
曠闊迴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理瘞分明封
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見祐
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敬錄于編以詔無極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賊犯濬州徽考微服出通
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命宦官鄧善詢召縣令

至津亭計事善詢迺以它事召之令前驅至近
岸善詢從稠人中躍出呼令下馬厲聲斥之令
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臨民而行者乎
善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駐蹕令大驚捨
車疾趨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
官與卿戲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淺船不得進
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駿騾各鵜鴿青望睢陽
而奔聞雞啼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
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戶而入嫗問上姓氏曰

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上
 徐顧衛士亦笑嫗進酒上起受嫗酒復傳爵與
 衛士嫗延上至卧内擁爐又藝勞薪與上釋襪
 烘趾久之上語衛士令記嫗家地名及龍舟還
 京嫗没久矣廼以白金賜其諸孫

蜀僧祖秀云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慶撤簾泰陵親政時事鼎
 新首逐呂正愍蘇文定明年改元紹聖四月自
 外拜章子厚為左僕射時東坡先生已責英州
 子厚既至蔡元度鄧溫伯迎合以謂神宗實錄

徽宗以靖康元年
 四月還都相長不過三月
 姬臣已之疑相長以徽宗所見
 若為姬之鬼此所疑也
 有晚日祖秀即游於陽宮
 記若其文數東都事略此事
 雖近語性亦足見徽宗哀北
 已見鬼得弄之

詆誣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黨籍凡當時
 位於朝者次第竄斥初止七十三人劉器之亦
 嘗以語胡德輝理見之元城道護錄其間亦自
 相矛盾如川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徽宗登
 極復皆召用有意調一而平之蔡元長相矣使
 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姦
 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
 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
 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饜廁名愚智混殺莫可分

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至以蘇迥爲蘇過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非字畫之誤乎尤爲無謂迥字彥遠東坡先生之族子登進士第爲瀘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蔡元長既使其徒編類上書邪等彥遠爲邪上尤甚又入元祐黨籍之石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牽復爲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事見王望之賞所作彥遠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瀘川靈濟廟碑

明清頃訪徐五丈敦立于雪川徐詢以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明清卽爲考證以對徐甚以擊節卽手錄于其所編今列于後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內樞密使二員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貯文書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內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爲宰

相與上密謀欲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
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
已而太子改名纘卽位十二月孫德昭董彥弼
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述等翌日昭宗復
位三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功臣寵遇無比
崔胤與陸扆乞盡除宦者上與三人謀之皆曰
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者若屬南
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北司爲便上喻胤等
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復以

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然唐自此亂矣
建國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爲崇政院而更
用士人敬翔李振爲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
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者之職今士大夫家
猶有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
具記事與崇政使令於內中進呈所得進止却
宣付中書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
汴復改爲樞密院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政
與中書抗衡宰相豆盧革爲弘文館學士以崇

韜父名弘正請改弘文爲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卽位以安重誨范延光爲樞密使二人尤爲跋扈晉高祖卽位思有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兄馮玉爲之自是相承不改國朝因之首命趙韓王普焉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端拱三年置簽書院事以資淺者爲之張遜是也官制舊典誤以爲鄧公慶曆二

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爲知制誥建言邊事戰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叅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仁宗然之卽降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爲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僞將相來降各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

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爲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體例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呂公亦爲樞密使五年賈文元陳恭公同爲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寧故也有旨從之仍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行而樞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張文定復

言宰相旣罷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卽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邊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照熙寧初滕達道爲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保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令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

其後竟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稟訖先下俟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稱三省密院同奉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營使本以車駕行幸總齊軍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領之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直在相位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爲言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密院事自范覺民爲始爾後悉兼右府矣秦會之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年沈守約万俟卨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樞府又始分矣

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

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度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帥

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所畧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度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擇人敘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鄴侯家傳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

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以
其間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
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
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
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也

敦立又語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後如日曆
起居注時政記之類初甚圓備秦會之再相繼
登維垣始任意自專取其紹興壬子歲初罷在
相凡一時施行如訓誥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

臣僚章疏奏對之語稍及於已者悉皆更易焚
弃繇是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
來十五年間凡所紀錄莫非其黨姦諛佞之
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後世度比在朝中嘗取觀
之太息而已

明清嘗謂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
嘗妄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
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此誠前代不可跂及雖盧
多遜丁謂罪大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自晉

公之後數十年蔡持正始以吳處厚訐其詩有
譏訕語貶新州又數年章子厚黨論乃興一時
賢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啓
此門元祐間治持正事二三公不無千慮之一
失使如前代則姦臣藉口當滌血無窮也明清
嘗以此說語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爲然太祖
誓言得之曹勛云從徽宗在燕山面喻云爾勛
南歸奏知思陵

明言書得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治平

元年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
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
作相叅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
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
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
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
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揮麈後錄卷二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榻
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
幸其所視之甫入卽返驚鄂默然內侍請于上
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
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錄是
異待焉

趙士錢彭老云

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
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

戒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贊卽以上旨喻之

姜安禮處恭云

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劔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卽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高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景貺

高宗後駐蹕臨安卽詔於西湖建觀像設以甚爲壯麗又云后未知上卽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卽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元符末掖廷訛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籙符水爲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

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
卽其鄉里建置道宮甲于宇內祜陵登極之初
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
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崗阜
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爲喜繇是崇信道
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
力而經營之是爲艮嶽宣和壬寅歲始告成御
製爲記云京師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
相方視址考山川之所會占陰陽之所和

下之上游以會同六合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
於岐山之陽而又卜澗水之西秦臨函谷二穀
之關有百二之嶮漢人因之又表以太華終南
之山帶以黃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龍
興卜年八百秦以虎視失於二世漢德弗嗣中
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嶮也昔我藝祖撥亂造
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萬肆不改
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
在也捨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達大

川平臯千里此維與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當
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
巨浸浩蕩汹涌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
襲嶮爲屏且使後世子孫世世修德爲萬世不
拔之基垂二百年于茲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
華社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
漢蓋所恃者德而非嶮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其作靈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仞魚
躍高上金闕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

愛而海上有蓬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
非形勝不居也傳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
可爲功不可書於是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
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
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圖材付之按圖度
地庀徒僇工累土積石畚插之役不勞斧斤之
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
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異瑤琨之石
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

枇杷橙柚橘柑椰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
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
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
罅崗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
後谿而旁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
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
結高宗廟諱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
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
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壑覽秀之

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
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漉漉
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
嚙嚙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
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
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
杭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雲高
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崗脊
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

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
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
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
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
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
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
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
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門石
而上旣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井空

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
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嶄巖藤蘿蔓
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
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
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
丹凝亭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
閣北岸萬竹蒼翠蒨鬱仰不見明有勝筠庵躡
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
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蹇條下平

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
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
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巖
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
郭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
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
景物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脉農祥晨正
萬類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沾泳淥水之新波
被石際之宿草紅苞翠萼爭笑並開於煙曉

鶯歸燕呢喃百轉於木末攀柯弄藻藉石臨流
使人情舒體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峰四起列
日照耀紅桃綠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蓉菡萏
壽蓼芳苓搖莖弄芳倚縻於川湄蒲菰荇藻菱
菱葦蘆泔岸而泝流青苔綠蘚落英墜實飄巖
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蔭繁木之餘陰清虛爽
塏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扇箑之勞及一葉初
驚蓐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蟬寂寞而無聲白
露既下草木搖落天高氣清霞散雲薄逍遙倘

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沈寥之悲及朔
風凜冽寒雲闇幕萬物調疎禽鳥縮慄層水哦
哦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巔香梅含華於
凍霧離榭擁幕體道復命無歲律云暮之歎此
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機
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貴富之榮而騰山赴
壑窮深探嶮綠葉朱苞華閣飛陞玩心愜志與
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而飄然有凌雲之志
終可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

起於巖竇火炬煥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
塗狹徑迅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戶牖旣而車輿
冠冕往來交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瀝墜
核紛積床下俄頃揮霍騰飛乘雲沉然無聲夫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
居九重之輿而有山間林下之逸澡漑肺腑發
明耳目恍然如見玉京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
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
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

并包羅列又兼其絕勝颯爽溟滓參諸造化若
開闢之素有雖人爲之山顧豈小哉山在國之
艮故名之曰艮嶽則是山與泰華嵩衡等同固
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睿思殿應
制李質曹組各爲賦以進質云宣和四年歲在
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質恭詣作古
賦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
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
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

徒震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
時敢不祇若休命於是虛心滌慮再拜稽首而
獻賦焉其詞曰偉茲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
軸跨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
吐吞兮割陰陽於晦昱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
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艮維兮膺億載之假福允
定命以匹休兮同澗灑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
固帝祚之無疆繫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
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屬

翼慶瑞兮綿長仰黃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
卽崇山之奧區翳蒼鬱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
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與丹丘仍飈馭之來翔
鳴遼鶴於晝寂嘯巴猿於夜央靄煙霞之超絕
殆未邈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
逸天步之轍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泳
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闥之敞敞植梅桃以時崗
挺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
導風袂以前鄣仰奎文之聖述如震慄乎春官

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蟣蝨之臣不敢
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燦八龍之神藻覺
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俄
北行而少進驚泛雪之虛闢屏分翠綠以雙抗
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
瑤席飲甌面之瓊腴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
射圃懣弧矢之神威流芳馨於素華且舒笑而
忘歸撫跨雲之欄楯驚倚翠之翬飛陟半山而
前矚虛廡亘其繩直聳凝觀而北列視鑑湖之

湜湜忽崢嶸而環合想圖山之嘉色敞玉霄之
閔洞仙真過而寓息冀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
羽翼闢瓊津與清斯望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
夾植中演漾而溶溶覲山莊之派別引回溪而
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躡雲之崇崇虛蕭閒之
邃宇貯毫楮於厥中延勝筠之宿潤發五蓋之
遊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檜陰之
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
堯齡欲洗練其神宅耳漱瓊之泠泠度金霞而

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羊腸於九折升雲棧而
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珍木之敷榮爲巉妙之
絕巘類簫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墮後電掣而
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珮之琮琤何天人之
無間本皇上之精誠路透迤而東轉經極目之
蕭森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真於
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
高壁分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
翔鱗若騰躍於天地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

嶽崎垂濯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憇練光以容與仰奇峰而登躋矧梅蘆之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而絕嶮復淵澄而沼方池名鳳以號硯乃餘波之洋洋旣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翼張巖宏堂之三秀奉九華之玉真悵白雲之已遠追音徽之尚存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巖春何漣漪之颺爽仰拱霄之是鄰覲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橫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之淫聲揭崑崙兮

承嵐相岩堯而抗衡彼會真之高館惣羣玉之邃清儼疎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煙儷冰姿於萼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落銀漢於九天方巢雲之入望亘黃果之綿連登絳霄以遊目聳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雷注鴈池於石間企囓囓之峻亭諒絕塵而可攀欣藥寮之西闢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之與雲桂產南燭之非凡下丁香之密迳有間植之松杉嗟禾麻兮菽麥執黍稷兮惟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

匪閒俯明秀之傑閣晞梅岩及春華偃霜風之
老檜跋鳳翼之欵斜蔭檀欒之芸館豁凝思之
雅堂備上臺之珍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蓋聞赤
縣神州之說方壺員嶠之言旣不周之具載亦
同紀於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姑置而勿論窮
山川於疇昔效子長之飛騫登岱宗而佇貽嘗
歷井於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維
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奇峰標赤城而霞起滴
九疑之翠濃觀羅浮與鴈蕩望廬阜之橫空陟

嵩高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巒森峩峩之太華若
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
諸山之環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茲嶽神模聖
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崑今萬壑何小臣之榮
觀忽承詔而駭愕捨華門之圭竇詣鈞天之廣
樂驚蓬心與蒿目蕩冒次之煩濁欲麓窮其勝
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閻也垤蟻往
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算縱橫俯
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也翺飛蚊聚聽輪跡

也其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塵翳翳以電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旣崛起以齒率兮又盤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睽或附從而黨伍或跽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虓虎或若會同之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或名三奇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瑕石詭暉嶙峋嶢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

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崑遂根擎而固結成聳翠之煙嵐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黃柑盈待鳳之椅梧聳負霜之梗枿篔簹篔簹簏以森萃青綸紫莢曄曄而鬚鬚遂凌岑而跨谷仰締構於其間虹梁並亘旅楹有閒嘉玉鳥之輝潤睇雲楣之爛班臨飛陞之揭孽森平波之汪灣艤青翰投文竿却龍舟而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元珠於赤水仰神聖之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

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絕珠殊祥駢至迭轉
潛生沼之丹魚萃育藪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
麟臻其囿屈軼茂而蕙莢滋紫脫華而朱英秀
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
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
然豈人力之所能蓋嘗觀雲氣之靄靄時出沒
而相仍作寰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霽爲霖
而復斂抱虛壁之層層舉茲山之盡美渠可得
而誦稱爾乃或遐矚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衆

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
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
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
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
右褒斜爲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爲上林
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
周穆賓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
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和雲謠之唱蓋翠華
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

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清賞待忠嘉
之信臣協規制於明兩罄丹款以爰謀念賢勞
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說見知於天獎凡經營
於六載之間而爲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曹
組云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良嶽賦特命
臣繼作顧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眷旨進退皇
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客有遊
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
綿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

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良嶽客曰
蓋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
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
爲址九向九背西有太華三峰挿天枕瞰函谷
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太河朔漢仰其
岩甍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
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
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爲願聞其
說主人曰清濁旣分爰其陰陽播之大鈞孰爲

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
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濟
天下夫惟不爲動心侔於造化則茲嶽之興固
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沓來
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
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
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
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
越次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

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良岳爲多男之地乃
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
矣吾聞乎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
鑰十二皇居九重深嚴祕奧內外莫通願子陳
其次弟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
以槩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乘輿有時臨幸雖
山岳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崑谷岡巒之體勢
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
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衆山之惣

名高爲峰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霽色晚靜風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磴道以寬平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諸峰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鎖煙霞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捫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蒸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爲山之屏爲洞之扃承乎上則安若榱桷於下則覆若簷檻

珍叢幽芳古木長藤龍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花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峻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暝晝或偃草而進風裊長春之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萃岿之峰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畝之銳非巖之秀橫石壁壘亘若岡阜旣草木

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絕遐荒落
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
涼至若溶溶大波瀦爲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
大瑩上下之天光漑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
波扈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
空長條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鳴根而笑歌此
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
凝碧潺湲不窮流行激激泛桃花之露紅浮洞
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

舒張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橫塘煙梢露蓀
交翠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崑谷岡嶺江溪
旣略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
雲之縹渺挂瑞日之曛曨綺疎凝霧天香散風
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
揖素娥於蟾宮霓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
有巢鳳異乎高崗豈丹穴之瑞應無雄高宗廟諱以
翱翔卽其軒楹架以傑閣茈五彩之鴛雛下九
霄之鸞鷟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

歸美逢辰續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
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壑之沉沉視煙霄之杳
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巖從
石嶙峋挹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齋
心嘗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之仙
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
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環
坐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祕
藏徐逶迤而散步間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

寂鳥雖啼而人靜倣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
逕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
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籟之寶檻迸藍田之叢玉
已交蔓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
聽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日蒼雲之
翳翳面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宸襟
對爽固以貺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
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棲寓懷之寶玩備宸章
之毫楮前橫江練傍列山莊或遣乘槎而上漢

或笑喝石而爲羊超然燕處真逍遙自適之鄉
雜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爲逕或彌望而
成川錦綉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蕭然
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艷粧如宮女之三千
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埃之桃李雜紛蹂以
成蹊斯號林華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山莊
竹籬蘿蔓翳鬱睨綠筠之共茂夾脩逕而高出
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軒亭
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瀾隨

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爲鴈池望風中之弄
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
而漣漪聽雝雝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
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唯恩波之可泳豈
墮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萼綠華堂何玉顏之澹
佇見奇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
黃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
而異稟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潤珠戶
而敞文窻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

髣髴而已客曰子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潛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後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顧難狀於言辭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不至孰可以強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

岱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茲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請得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海爲一家通天下爲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荄於易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茲岳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

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
是鼓舞懽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詔二
臣共作良嶽百詠詩以進良嶽勢連坤軸近乾
崗地首東維鎮八方江不風波山不險子孫千
億壽無疆介亭雲棧橫空入翠煙躋攀端可躡
飛仙介然獨出諸山上磊磊排衙石滿前極目
亭千里飛鴻坐上看山川風月在憑欄不知地
占最高處但覺恢恢天宇寬圖山亭軒楹正在
翠微中欲雪雲生四面峰璀璨地鋪紅瑪瑙巔

岍山聳碧芙蓉跨雲亭地高天近怯憑欄下視
浮雲咫尺間只怪輕雷起崑際不知飛雨過山
前半山亭憑高玉輦每從容中路嘗聞憇六龍
塵外有人如到此便須行徹最高峰蕭森亭曉
日玲瓏宿霧開四簷時有好風來不應班竹林
中見却似松根琥珀堆麓雲亭山下深林起白
雲白雲飛處斷紅塵伴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縱
橫不礙人清賦亭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
只賡歌欲追林下騷人意却是臨流得句多散

綺亭斷虹飛雨過天涯碧落浮雲不復遮明日
陰晴真可卜倚欄來此看餘霞清斯亭天波萬
斛瀉鎔銀跨水橫橋麗高宗廟諱新但取真堪濯纓
意玉堦金闕本無塵煉丹亭藥爐龍虎正交馳
五色雲生固濟泥凡骨欲逃三萬日君王曾賜
一刀圭璿波亭水影搖暉動碧虛日華凌亂上
金鋪安知不是鮫人寶往往淵中得美珠小隱
亭古木回環石路橫居山初不在崢嶸聖人天
下藏天下小隱聊爲戲事名飛岑亭微雲將雨

洗層巒石磴莓苔路屈盤正是江南最佳處仰
看蒼翠俯澄瀾草聖亭落筆縱橫走電光近臣
時得賜雲章龍盤鳳翥皆天縱渴驥驚虵不足
方書隱亭吾皇聖學自天衷載籍源流一一通
宵肝萬機營四海更將心醉六經中高陽亭仙
舟時倚碧溪灣花外青旗映淺山不醉闌風緣
底事要看豪飲似人間噹噹亭聖主從來不射
生池邊羣鴈恣飛鳴成行却入雲霄去全似人
間好弟兄忘歸亭玉景金霞長不夜松篁泉石

更留人廣寒宮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
仙館蟠桃初熟玉京春圓屋如規戶牖新盡是
瑤池高會客豈容塵世飲中人環山館峰巒回
合聳雲屏巖靄溪光面面橫開戶忽驚千仞翠
憑高方見九重城芸館玉堂金馬盡名儒黃本
牙籤付石渠向此別藏三萬卷不憂中有蠹書
魚書館蓮燭詞臣在外庭青錢學士已登瀛回
廊屈曲隨巖阜挾策何妨取次行蕭閑館書草
吹來種種香好風移韻入松篁丹臺紫府紅塵

事倚覺壺中日月長漱瓊軒淺碧分江入衆山
山深無處不潺潺開軒最近寒溪口噴薄松風
嚮珮環書林軒甲乙森然盡寶書校讎曾授魯
中儒萬機多暇時來此玉軸牙籤自卷舒雲岫
軒山上飛雲片片輕雲山相似倚空明從龍本
合封中去觸石光從望處生梅池玉鈿勻點鑑
新磨香逐風來水上多應爲橫斜詩句好故教
疎影瀉平波鴈池暮天飛下一行行淺渚平沙
足稻梁有此恩波好遊泳何須辛苦去衡陽硯

池黑雲凌亂曉光凝氣接崑崙冷不冰龍餅麝
元皆御墨游魚吞却化鯤鵬林華苑連雲復道
映樓臺茂苑奇花日日開但得如春天一笑芳
菲何必曉風吹絳霄樓翼瓦飛薨跨閬風捲簾
滄海日曛曛佳時自有羣仙到笑語雲霞縹緲
中倚翠樓梯空牕戶半山間滴滴嵐光照畫欄
六月火雲揮汗日雲來唯覺石屏寒奎文樓龍
蟠鰲負出風雲鏤玉填金聖製新自與六經垂
日月更令羣目仰星辰巢鳳閣朝陽鳴處有亭

梧爭似珠簾映綺疏丹穴來儀聽九奏不妨於
此長鷓鴣竹崗蒼雲蒙密竹森森無數新篁出
翠林已有鳳山調玉律正隨天籟作龍吟梅崗
潤連峰嶺玉崔嵬春逐陽和動地來不似前村
深雪裏夜寒唯有一枝開萬松嶺蒼蒼森列萬
株松終日無風亦自風白鶴來時清露下月明
天籟滿秋空蟠桃嶺不到瑤臺白玉京海中仙
菓但聞名何人爲報西王母嶺上如今種已成
梅嶺雪林橫夜月交光萬壑風來處處香聖主

乾坤爲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牕戶深
沉晝不開鳳凰時下九層臺月明夜靜聞環珮
知有霓旌羽扇來萼綠華堂綠萼承趺玉藥輕
清香續續度簷楹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
物外名崑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尋芳曾被暗
香迷碧桃開後晴風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躡雲
臺萬本琅玕密不開林深明碧鎖高臺更無一
點遊塵到但覺雲隨步步來玉霄洞披香尋徑
百花中蝶引蜂隨路不窮但見凌霄纏古木

天應與碧虛通清虛洞天玉關金鎖一重重
見桃源路暗通行到水雲空洞處恍如身世在
壺中和容廳白羽流星一點明上林飛鴈幾回
驚弓開月到天心滿風外唯聞中的聲泉石廳
縈迂流碧與環山月地雲堦在兩間有此清冷
居物外方知塵土屬人環揮雲亭天風吹作海
濤聲揮斥浮雲日更明波上石鯨時吼雨只知
樓閣是蓬瀛泛雪廳月團攜下九重天來試人
間第一泉正在水聲山色裏六花浮動紫甌圓

虛妙齋武王屈已尊箕子黃帝齋心問廣成惟
道集虛觀衆妙超然將見不能名壽山

太上大御名

崇高秀氣連清風不老月長圓春遊玉座時相
對花發鶯啼億萬年杏岫山上晴霞興綵雲芳
菲時節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種不是青旗賣
酒村景龍江潤通河漢碧涵空影倒光山曉翠
重聞說巨魚時駭浪只應風雨是神龍鑑湖水
天澄澈瑩寒光一片平波六月涼移得會稽三
百里不教今屬賀知章桃溪霏霏紅雨落清潄

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
武陵尋回溪穿雲透石落潺潺戀浦餘波尚
山只恠嵐光迷向背不知流水正回環滴滴巖
蒼苔青潤石嶙嶷泉脉涓涓濕白雲疑有天仙
深夜過丁當環珮月中聞榴花崑絕域移根上
苑栽又分紅綠向崑隈纍纍子已枝間滿灼灼
花猶葉底開枇杷崑結根常得近林巒晚翠誰
憐却歲寒不見龍文橫桿面方知垂實作金丸
日觀崑朝陽初上海霞紅五色雲生碧洞中回

首爛柯人自老
碁聲猶在石門東
雨花崑紛紛
泊泊弄晴暉
曾逐春風上綉衣
不爲胡僧翻貝
葉仙家長有碧桃飛
蘆渚萬葉梢梢秋意初斜
風細雨憶江湖
誰知雪壓波澄後
更與宮中作
畫圖梅渚只借晴波爲曉鑑
不隨花鳥作江雲
未須吹笛風中去
多得清香水際聞
槓查谷折
花宜與酒相薰
結子難隨酒入唇
一陣暗香無
處覓
不知幽谷巧藏春秋香
谷玉屑花繁淡淡
黃碧崑曾伴紫欄芳
月明露洗三秋葉
山道風

傳七里香松谷雲藏煙鎖
晝蒼蒼得地何須作
棟梁聞道九龍扶輦過
一山風又作笙簧長春
谷洞天風物幾人知
暗得陰陽造化機
不似寒鄉待鄒律
四時崑際有芳菲
桐徑不嫌春老花
飛濕要聽秋來雨
打聲一自移根來
禁籞朝陽常有鳳凰鳴
松徑夾路成行一樣清
吟風篩月自亭亭
雲章正寫人間瑞
坐待雲根長
茯苓百
花徑紅紫交加一徑通
翠條柔蔓浴玲瓏
日晴煙暖微風度
百和香薰錦綉中
合歡徑綵絲拂

拂機中錦綉縷茸茸馬項纓却似漢宮三十六
黃昏時節掩羅屏竹徑翠葉吟風長浙瀝寒梢
擎露忽高低有時杳杳穿雲去碧玉交加四望
迷雪香徑夾徑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陰晴
要看雪色無邊際十二樓前月正明海棠屏清
明微雨欲開時收什狂香付整齊但得浣花春
在眼不須枝上杜鵑啼百花屏衆香芬馥著人
衣雲母光寒露未晞圍得春風勝綉幕紛紛紅
紫鬪芳菲蠟梅屏冶葉倡條不受羈翠筠輕束

最繁枝未能隔絕蜂相見一一花房似蜜脾飛
來峰突兀初驚倚碧空翠嵐仍與瑞煙重吳儂
莫作西來認真是蓬萊第一峰留雲石白雲何
事苦留連中有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崑要霖雨
因風時到日華邊宿霧石飛煙自遶龍樓駐瑞
氣長隨海日開獨有春風花上露夜深多伴月
明來辛夷塢山中常壓早梅開不待暄風暖景
催似與東君書造化筆頭春色最先來橙塢磊
磊金丸畫不如空濛香霧幾千株應怜綠橘秋

江上却被人間喚木奴海棠川清明時候暖風
吹葉暗花明滿目開石在劔門猶北向錦江春
色亦須來仙李園毫社靈蹤亘古存混元龍蛻
出風塵移根更接蟠桃嶺結子開花萬萬春紫
石壁沒水攀蘿琢馬肝齋持堅潤出風湍潛藩
每恨端谿遠疊作山中峭絕看椒崖團枝紅實
見秋成曾按方書合五行不遣漢宮塗屋壁此
間吞餌得長生濯龍峽山東蒼煙細路通噴泉
飛雨灑晴空真龍豈許尋常見故作雲間飲澗

虹不老泉來從雲竇不知遠湧出碧崑無暫停
花落鶯蹄春自晚潺湲長得坐中聽柳岸牽風
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飛滿御樓不似津亭供悵
望一生長得繫龍舟棧路六丁開處只通秦此
地天臨萬國春駐蹕有時思叱馭服勞王事愛
忠臣藥寮已聞頒朔向明堂百草猶思一一嘗
天意應怜民疾苦欲躋仁壽佐平康太素庵結
草鋪茅不用華白雲深處列仙家蕭騷風雨千
竿竹翠葉濃陰襯碧霞祈真磴臺上爐香裊翠

煙雲間風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靈降惟德從
來可動天躑躅歸春風曉日亂晴霞艷艷初開
一歸花疑是仙琴紅玉軫醉歸遺在紫皇家山
庄重崖置屋亦常關下法龍眠小隱山縱有青
牛不耕稼但聞犬吠白雲間西庄低作柴扉短
作籬日晴雞犬自熙熙躬耕每以農爲本稼穡
艱難舊亦知東西關天上人間自不同故留關
鑰限西東姓名若在黃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
敷春門帝力無私萬國通尚思寒谷待春風欲

將和氣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詔諭

士王安中令登豐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

瑞雲深萬井喧闐正下臨金碧樓臺雖禁籞

霞崑洞却山林巍然適高宗廟諱千齡運仰止常傾

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尋質

字文伯熙陵時參知政事昌齡之曾孫組字元

寵穎昌陽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際遇悉授右列

侍祐陵時寵臣皆內侍梁師成所引遂得愛幸

質少不檢文其身賜號錦體謫仙後隨從北狩

組逢辰未久而沒官止副使有子卽勛也頗能
文祐陵卽以其父官補之後獲幸高宗位至使
相錄之于秩以紀當時之盛近王稱作東都事
略載蜀僧祖秀所述游華陽宮記不若是之備
也是時獨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
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東
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薦其才召
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當
日唐字志宏南劔人有文集號柝欄遺文三十

卷詩印集中

祖宗以來除拜二府必遷六曹侍郎或諫大夫嘗
時爲寄祿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從官
入參機務也登兩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爲
之今承議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論思獻納也元
豐官制行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鄭公爲祕
書監參知機務故事易執政爲中大夫王和父
蒲傳正是矣而從臣易爲通直郎猶曰朝官舒
亶徐禧是也已爲殺矣近日錢師魏登政府坐

謬舉降三官明清卽以啓之以謂自昔以來未有朝請大夫而參知政事者且大臣有過當去位不當降罰不報

明清嘗觀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荅入閣儀詞甚諄復見兩賢文集中近閱田宣簡儒林公議語簡而詳今載于左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正仗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迄至缺然太宗朝常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閣舊圖

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

云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殿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

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憲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

卽唐之延英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所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論以入閣儀注爲朝筵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執政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

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其間指摘瑕疵爲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

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于郡庠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張仲宗云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錄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識存焉多敘唐中葉以後事至於詔令文檄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乏文華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載黃巢王氣一事盡存舊詞姑綴于編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

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
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年顏
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
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
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
大寇之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
又僞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
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聽
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

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諸縣義丁男
使萬工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
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
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啣然數
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
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
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平如昭
洗王涯等七家之詔亦見是書也

舊制京官造朝不許步行每自外任代還朝參日

步軍司郎差兵士三人馬一疋隨從得差遣朝辭畢所屬徑關排岸司應副回綱船乘座以歸如在蘇杭間居止卽差浙西綱船選人改官授告有日閣門關步軍司差人馬如五人改官卽五騎十五人伺候內前授告了各乘馬以故一時戲語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選人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旣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爲彼處

減匿稅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主治之盡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卻顧之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爲尤者京東漕臣王宓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爲盜胡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啓于欽宗者命斬彥竄斥宓寄以徇下寬恤之詔然無鄉從之心矣其後散爲巨寇于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外舅云

沈義倫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爲相當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爲定制以至今日

太平興國五年詔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三年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各添舉員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人數之半

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

孫鄰幾家傳云

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

章獻一見以爲妖艷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媼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崇觀姦倭用事賄賂關節干祈恩澤多以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倖門爲宦徒之捷徑宣和五年有黃冠丁希元老

得幸爲侍晨道錄自云晉公之孫忽降御筆丁謂輔相真宗逮仁宗卽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贈可特贈少保官其後五人時盧襄贊元爲吏部尚書袖其牘請對啓于上云使謂過可湔洗則累朝敘卹久矣獨至今乎倘罪惡顯然一旦褒錄豈不駭四方之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筆遂有執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張唐英字次功西蜀人與天覺爲同包兄也熙寧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

盡作昭陵朝宰執近臣知名之賢諸傳於其中
今世所謂嘉祐名臣傳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門
耳然印本亦未盡焉明清家有政要全書可考
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爲永昭山陵
使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永厚
鼎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
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
廟而臣兩爲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

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

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
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鄉郡相州
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
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
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
山秦會之爲固位之計迺除孟仁仲爲樞密使
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竣猶入國門會之
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辭忽報西邊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議廷中神宗從之公辭云已去相位今帥臣也但當奉行詔書豈敢預聞國論時人以爲得體元豐末呂吉父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音猶在謂此也

孫叔易近爲先人言大觀中自南京教授差作官回次朱遷鎮閱邸報吳侔兄弟以左道伏誅坐中監鎮使臣云某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郭逵討之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難預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師往遂復邕州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議降而逵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

全軍皆覆遠坐貶秩俸儲冲卿孫也此蓋天報之云當時詩人陳傳作佐郎將云林中生致左郎將名王頭顱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謀同惡相濟能包羞降書冉冉過中洲中軍傳呼笑點頭蠻首算成勿藥喜君臣稱觴弭多壘元戎凱旋隔天水夜經枕榔趨決里駟將十萬人性命換得交州數張紙

明清前錄載和買起于王絲後閱范蜀公東齋記事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

乏絕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私買紬絹蓋始於此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至熙寧新法乃施之天下示爲準則是時越州會稽縣民繁而貪所貸最多舊額不除至今爲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縣有一傑黠老農鼓帥鄉民不令稱貸且云官中豈可打交道邪衆不敢請獨此一邑遂無是患聞今不然

紹聖初孟后廢處道宮偶遼國遣使來詔命邢和

叔館之邢白時宰章子厚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爲詞子厚曰當云罪如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卽以子厚語荅之歸奏泰陵大喜以謂善於專對

劉季高云

五代時有姓呂爲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本朝爲相呂琦晉天福爲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呂夢奇後唐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錄呂咸休周顯德中爲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哲宗異哉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于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云煮羊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

邵公濟云

治平初詔改諸路馬步軍部署爲總管避厚陵名也考之前史總字皆從手合作揔字非從絲無疑出於一時稽考不審公襲至今不可更矣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號樂靜居士五代宰相
 李濤五世孫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
 仕尚書當時階官也其家自洛徙齊成季猶子
 漢老邴也中興初位政府一時大詔令多出其
 手秦少游作李公擇常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
 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
 少時仕於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
 以今為南康建昌人世號山房李氏成季與公
 擇鄉里雖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孫皆鼎盛

慈銘案蘇魏公集
 有李公擇墓志銘言唐
 節王公禕之十一代孫濤
 遭天祐宗室之禍與其父
 流寓湘潭時從兄郁為梁
 閣門使上言詔為南
 遣還京師時傳同
 獨行一子不能從遂留江南
 其裔孫曰濤因在數於南
 康之建昌縣即公擇之祖父
 也所叙尤明

不知後來兩家曾敘昭穆否耳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以無成功狄武襄既
 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
 降階祈求武襄尉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
 賊而桂人為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
 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
 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
 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
 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

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
 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
 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
 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壻
 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
 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
 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
 甫在姦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

羊五卷

止敘七人

適之峴勉夷簡程石回

然李麟乃懿祖

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
 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
 何耶

卷之四十六

四十六

汲古閣



